

俄罗斯在崛起吗？

〔美〕安德鲁·库钦斯 主编 沈建 译

RUSSIA AFTER THE FALL

RUSSIA



Andrew C. Kuchins

EDITOR

新华出版社

俄罗斯在崛起吗？

[美] 安德鲁·C·库钦斯 主编

沈建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在崛起吗? / (美) 库钦斯主编; 沈建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5

ISBN 7-5011-6633-1

I. 俄… II. ①库…②沈… III.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728 号

京权图字: 01—2003—5292 号

Russia after the fall

by Andrew C. Kuchins, editor

Copyright © 2002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俄罗斯在崛起吗?

[美] 安德鲁·库钦斯 主编

沈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19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633-1/D·1050 定价: 2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前 言

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分析人士几乎马上就陷入了争论，他们就俄罗斯在结束共产党执政后将如何进行转型过渡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辩论一直在进行而且相当激烈。对俄罗斯朝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乐观人士热情欢呼，认为这符合基本规律。然而，怀疑论者对俄罗斯社会解体并陷入混乱悲叹不已，指责那些乐天派自欺欺人。美国的决策与学术界中充斥着这两种对立观点，不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而且挑起了强烈的对垒。

经过这许多年直到今天，俄罗斯的现实状况依然停留在成与败之间，为上述争论更是火上浇油。尽管俄罗斯已具备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质性特征，但在两个方面依然有不少重大不足，面临很大的压力。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往往徘徊于真正投入西方环保与渴望继续保持其特殊性之间。每当好像终于可以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意外情况，比如 1998 年的金融崩溃，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突然上台掌权，“9·11”事件对美俄关系的巨大影响等。

虽说过去的 10 年仅是俄罗斯社会漫长历史演变的一个开端，但从 1991 年算来，这段时间已足以用来进行研究和评估。本书是集美、俄和西欧“全明星”专家论文之大成。主编安德

鲁·库钦斯并不想达成什么共识，而是着意寻找代表广泛意见的有力观点。他要求每位撰稿人以一种开门见山、深入浅出的方式阐释各自的结论并以宏观的方式陈述以往事件。

于是有了对俄罗斯当今情况以及俄罗斯的去与未来的引人入胜的论述。各篇章各具特色、题材各异、观点深邃、涵盖广泛主题，体现了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自苏联解体以来对所研究课题所持的态度。我们虽不指望本书结束有关俄罗斯过渡的争论，但我们的确认为，本书对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转折点之一是有帮助的。事实将证明，对于所有关心俄罗斯当今情况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本书都很值得一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长
杰茜卡·T·马修斯

鸣 谢

您手中所拿此书是许多人共同艰苦努力的结果。它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广泛评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头十年情况的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基金会在2001年6月7—9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个以“十年后的俄罗斯”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为本书作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向一些著名专家、政策制订者和媒体陈述他们各自的观点。

我要感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工作人员安·斯特克和维利娅·蒂尔以及初级研究员维多利亚·莱文、埃里克·斯科特和叶林娜·特雷格在会议期间所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丹·康韦、卡门·麦克杜格尔、朱莉·肖和朗达·范德沃普在后勤及公关方面的支持。我深深感谢陶拉·帕帕尼古拉斯，特别是纳塔利娅·乌达洛瓦·茨瓦尔特，他俩为我们争取最成功地举办纪念苏联解体十周年的这次会议承担了计划和组织工作。我们工作的成功还仰仗所有与会者的“计划外”学术贡献，我要对所有参与者表示深深的谢意。生怕大家说我任意夸大，会议讨论的所有情况可在网上找到，网址是 www.ceip.org/russia10year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出版班子成员特里什·雷诺兹和

谢里·佩蒂以其出色的专业工作，将草稿迅速变成了书。基金会内外的审校人员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建议，对此，我深表赞赏。我必须提一下，在此书编撰出版发行过程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研究员马克·费尔曼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我还想感谢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的同事们——安德斯·阿斯伦德、罗斯·格特默勒、托马斯·格雷厄姆、阿纳托尔·列文、迈克尔·麦克福尔和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罗伯特·纽里克、莉利亚·舍夫佐娃和德米特里·特列宁就本次会议和本书编撰项目的策划所提出的意见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展部主任辛迪·萨德勒对本书编撰筹资所提供的帮助。特别感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层管理班子执行副会长保罗·巴拉兰、负责研究事务的副会长托马斯·卡罗瑟斯和会长杰茜卡·T·马修斯，他们对此次会议和本书的重要性一直坚信不移，而且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大力支持。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向那些使本次会议得以成功举行、此书得以顺利编撰出版的资助者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度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波音公司对本次会议和此书的直接赞助，感谢卡内基纽约公司、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基金会和斯塔尔基金会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及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的所有支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部主任

安德鲁·C·库钦斯

目 录

前 言	(1)
鸣 谢	(1)
导 论	(1)

第一篇 领 袖

第一章 叶利钦及其革命	(25)
第二章 俄罗斯的分裂	(45)
第三章 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权力和领导作用	(68)
第四章 普京治下之俄罗斯的权力模式	(87)

第二篇 经济发展

第五章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断地再分配吗？	(101)
第六章 有关俄罗斯经济的十个迷思	(118)
第七章 俄罗斯进入可持续经济增长期了吗？	(133)

第三篇 俄罗斯社会

- 第八章 俄罗斯社会怎么了？…………… (161)
- 第九章 21 世纪俄罗斯的人力资本和安全 …………… (179)

第四篇 外交与安全政策挑战

- 第十章 从务实到战略抉择：俄罗斯的安全政策
终于走向现实了吗？…………… (205)
- 第十一章 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局限…………… (225)
- 第十二章 中亚的国家建设和安全威胁…………… (242)
- 第十三章 车臣的前景如何？…………… (263)
- 第十四章 东西方核关系的新形势…………… (283)
- 第十五章 美—俄合作之前景…………… (303)

结 论

- 第十六章 俄罗斯在崛起吗？…………… (323)

导 论

对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来说，苏联的解体是 20 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事件。冷战确定无疑是结束了，国际政治格局也不再像四十多年前那样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两极对抗所左右。一开始被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曾于 1952 年至 1953 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译者注）称为一场“为迎接黎明而进行的漫长斗争”的冷战终于结束，虽然从政治角度来说认为西方在这场冷战中获胜并不正确，但没有人能否认这种说法。可是，如此庞大的苏联，还有其东、中欧盟国这么快就分崩离析了，着实让西方人在宿敌顿时消失而感到兴高采烈的同时也感到震惊并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这片有着成千上万件核武器的辽阔大地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

但就俄罗斯而言，1991 年过完、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降下，毫无兴高采烈可言。在新当选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1991 年 8 月在俄罗斯议会大厦英勇抵抗政变阴谋者的历史性时刻，对他给予支持的那些民主派人士理所当然地感到欢欣鼓舞，但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这种情绪并不普遍。多数俄罗斯人在苏联经济崩溃之时都在忙于储备食品和其他东西，商店货物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少。由于

1992年1月物价放开几乎一夜之间就让数百万公民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所以，对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生活只会更加艰难。尽管店铺里的货物不久就补上了，但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飙升，多数人失去了购买力。

俄罗斯联邦走上了一条轰轰烈烈的道路，几乎是白手起家建设市场民主制度，同时还要为一个尽管面积仍算大但疆界已缩小到接近十七世纪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国家定性并确立对外政策。在沙皇统治的几百年中，俄罗斯被视为强盛的大国，后来在20世纪下半叶，又被视为超级大国，可现在，俄罗斯已沦落到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救济还得请求得到大量经济和财政援助的地步。在其周边，摩尔多瓦、高加索和中亚发生了暴力冲突（其中许多是俄罗斯煽动或支持的），后来在1994年，叶利钦政府对车臣叛乱的攻击堪称灾难，结果，在俄罗斯领土上出现了一场没打赢的内战。中央政府对俄罗斯联邦的控制松得使人对俄罗斯将来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提出了许多疑问。

也许在俄罗斯过去十年中最超乎现实的时刻就是叶利钦政府1993年10月下令轰炸俄罗斯的白宫——议会大厦，驱逐反叛议员，而其中许多人过去是叶利钦的盟友，如议长鲁斯兰·哈斯拉托夫。俄罗斯处于内战边缘，军队仔细研究是否服从总统的命令，军队在执行叶利钦命令时非常不安。两年前还象征着俄罗斯民主胜利的议会大厦被炮弹轰炸得硝烟滚滚，这成了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何其之难的明证。后来，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粗俗的极右翼分子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和他那名副实的自由民主党获胜，这是穷困潦倒的俄罗斯人遇上的又一个困难局面，十年来他们已碰上了不少窘困境遇。

在那次议会选举当晚，在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政党——

以前任代总理伊格尔·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选择”的总部，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俄罗斯远东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日里诺夫斯基和共产党人表现不同凡响，当天傍晚的那种欢庆气氛随着“俄罗斯选择”在选举中失利概率明显增大而化为失望和沮丧。由于显然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俄罗斯选择”原计划要进行的大型晚会电视转播也取消了。奇怪的是，好像那天晚上并没有很多人认为选举即将失败，但我真不知道，经历前两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创伤，他们为什么还认识不到失败。

1993年俄罗斯选举之后，在美国和西方响起了“谁失去了俄罗斯？”的第一批辩论声，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的那场“谁失去了中国”的辱骂式辩论如出一辙。克林顿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的指责最多，要么说他们对俄罗斯的改革支持不力，要么说他们尽出些所谓不适于俄罗斯的点子，过多干预俄改革。对俄罗斯努力实现市场化民主制最终成功的说法表示怀疑的声音也更响了，而一些乐观派人士则更加谨慎地调节他们的立场。199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扩大的思想开始在克林顿政府内部和西欧一些国家中势头增强，俄罗斯的现实黯淡，两者并非完全出于巧合。以时任克林顿政府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安东尼·莱克为首的一班人马把北约扩大的思想纳入扩大欧洲市场化民主国家大家庭的更加广泛的政策框架中，而这一政策作为防备俄罗斯情况恶化也有诸多方便用途。

（1997年，俄罗斯股市情况要比所有其他新兴市场都好，）但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似乎暴露出俄罗斯经济增长只是一个虚幻的怪现象，于是人们对俄罗斯的感觉一下子落到了谷底。无论是学者抑或是媒体，对俄罗斯的普遍评论越来越强调

国力衰落和腐败盛行的俄罗斯是有别于冷战时强大苏联的另一种威胁。官方统计数字表明，俄罗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减半，这一惊人的下跌如果属实，绝对让美国的大萧条小巫见大巫。划时代的人口危机也赫然呈现，死亡率，尤其是俄罗斯青壮年的死亡率大大超过婴儿出生率。1999 年秋，车臣又爆发了一场杀气腾腾的战争，而俄罗斯军队这次主要是因为侵犯人权而出名。传奇蓝调勃鲁斯歌手艾伯特·金在《Born Under a Bad Sign》中悲歌道：“我的运气只有坏运气”；就俄罗斯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仅有的消息就是坏消息。在旧千年行将结束时，鲍里斯·叶利钦出人意料地辞去了总统职务，当时他的支持率竟然不到 10%，其国际形象也大打折扣。

20 世纪 90 年代这十年很可能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又一个“困难时代”，就像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的那个困难时代。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与经济困难交织的灾难时期可能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这样一个黑暗时期。但俄罗斯努力进行克服苏联七十多年统治所造成的削弱性影响会带来大规模混乱和困难，难道这真是意外情况吗？是否真有人认为，将俄罗斯转变为市场化的民主制国家并将俄罗斯更加深刻地融入迅速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会很容易实现呢？俄罗斯绝大多数人和前苏联公民的生活在有可能改善之前会先有一段困难经历，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人真的会认为俄罗斯的过渡、转型或无论您怎样叫它，会轻而易举，而且人们都含蓄地认为，在情况改善前会恶化。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痛苦将对那些掌权者和被认为是该负责人——叶利钦政府以及那些被认为是支持俄罗斯政策路线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机构——来说，将产生严重和不幸的政治后果。鉴于苏联领导者数十年不

良决策造成的沉重负担，也许更合适的提问是斯蒂芬·科特金在其近作《避免了的大决战》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情况没有更糟？”也许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想像中以及许多人所预言的俄罗斯将出现绝顶灾难的局面并未出现。复杂的苏联核武器体系的混乱并未引起核冲突。俄罗斯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俄罗斯领导人也未寻求通过武力复辟苏联帝国。

尽管如此，虽然避免最糟糕局面发生显然是件好事，但在对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年中所发生的情况进行评估和作出判断时，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本书各章作者的任务就是分析这十年中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挑战。对于在俄罗斯国内外争议不小的一些问题要得出不偏不倚的公正结论特别难，因为对俄罗斯过渡转型的许多参与者和观察人士来说，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的预计也各不相同。因为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向来都带有深刻的政治因素，所以分析上的难度更大。例如，虽然俄罗斯的未来不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引人注目，但美国的对俄政策是2000年总统大选中颇有争议的为数不多的对外政策问题之一，共和党人想以同克林顿对俄政策的关系，特别是他同俄罗斯前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关系来败坏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名声。

不可能在一个集子中就把俄罗斯过去十年中的全部风雨起伏都覆盖。我们争取把俄罗斯试验和转型十年中的核心特征和部分主要争论描述出来。我们不要求作者采用学者式、旁征博引和独白式的方式写作；相反，我们要求他们提交的论文深入浅出，对学术界专家来说有说服力，同时对广大读者来说易于理解。我们把本辑分为四个部分（可能有点武断）：①领袖；②经济发展；③俄罗斯社会；④外交和安全政策面临的挑战。（阿纳托尔·列文关于车臣问题的文章放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并不代表

我们有任何政治态度。把文章列在最后部分只是因为列文的文章主要论述这些悲惨的战争对俄罗斯外交和安全的影响。)

领 袖

领袖，从沙皇到总书记到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习和研究俄罗斯历史和当代情况的学生所关注的重点。普京总统说，“从一开始，俄罗斯的立国就极端集权化。这实际上确定了俄罗斯民族的遗传密码、传统和心态”，实际上就承认了这种成见。虽然俄罗斯总统现在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和地区代议人物以及司法人员对行政权力有一定的制衡，但俄罗斯的政治机构如政党仍欠发展，影响力还弱。1993年版宪法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总统的权力。集中讨论总统权力马上把我们带到了过去十年中两个最有争议的问题上：鲍里斯·叶利钦有何影响？弗拉基米尔·普京又有何意图？也许第二个问题还可加问普京落实其意图的能力有多大。

鲍里斯·叶利钦在革命时代是一个超级政治人物。毫无疑问，作为政治领导人他有着很大的缺点。他疏于俄罗斯的日常管理，在其任职期间，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他注意力不集中，行为变得怪异。尽管叶利钦本人未必得到什么好处，但他的政府腐败问题严重，大大损害了俄罗斯的形象。决定在车臣开战大错特错。在本辑对叶利钦的评价中，迈克尔·麦克福尔认为，叶利钦所犯其他重要错误还有，在1991年挫败政变企图后他未能立即通过新的宪法和召集新的议会选举，他没能更加锐意推进经济改革。尽管如此，正如麦克福尔所指出的，叶利钦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如摧毁了苏联的共产党，使地球

上最大的帝国相当和平地解体，还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确立了选举民主制度。1996年春，在自己前景黯淡、最亲近的顾问都劝他取消总统选举时，叶利钦没有取消总统选举。在第二个任期快结束时，他却自愿下台，并根据俄罗斯宪法的有关规定交了班。

几乎不可能再夸大叶利钦所面临任务的难度。他所继承的国家经济遭到破坏，政治体制混乱不堪，连国家的边界线都是新划定的。他必须进行三连胜式的改革：在几乎没有市场体系的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在有着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确立民主政治体制；为在现代历史上仅作为帝国存在的国家的外交政策重新定位。在如何争取完成这些任务问题上，俄罗斯领导层均无共识。麦克福尔指出，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虽然苏联政权在1991年就垮台了，但旧体制中的许多组成因素仍存在，阻碍了改革努力。因为工作非常繁重，面临如此艰巨任务的领导人会经常长期脱离公众视线，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对叶利钦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托马斯·格雷厄姆要比麦克福尔苛刻得多。格雷厄姆认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权力的分崩离析和衰弱使俄罗斯濒临崩溃边缘，而这些“变化的根源可追溯到苏联末期，这些变化因叶利钦推行的政策和西方出的主意而在苏联解体后的那段时期变得更快了”。在一定程度上，问题源于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而这个偶然历史事件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权力斗争的副产品。伴随这场权力斗争结局的是一些贪婪的了解内幕的人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叶利钦政权与那些控制着大量资产（不少是非法获得的不义之财）的寡头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前者甚至依赖后者。他们引起注意的主要原因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因为他们奢侈腐败、对社会福利漠不关心。与叶利钦政权沆瀣一气，这些“派

系”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当然，俄罗斯军方也不例外，军队的状况和士气都跌落到惊人的地步。

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因腐败问题到处都很严重，俄罗斯各地方政府也面临许多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苏联政权的特点就是中央政府坚实有力，而新诞生的俄罗斯政权的突出特征则是中央和地方政权都很软弱。政治权利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普京一上台就承认，俄罗斯国家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威胁。

就国内而言，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目标至少有两个是明确的：一是恢复俄罗斯国家的权力；二是使俄罗斯经济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正轨。这两个目标对普京力争恢复俄罗斯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都至关重要。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即俄罗斯人所说的“垂直权力”，普京采取了各种措施，减小来自总统职务以外的所有权力因素——包括地方政府领导人、寡头、政党、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独立媒体以及民间社会——的影响。莉利亚·舍夫佐娃断言，这位俄罗斯总统已大功告成，政治斗争几乎消失，她援引了克里姆林宫一位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这位人士颇感满意地说，政治斗争已“变得相当枯燥乏味”。20世纪90年代色彩浓郁的意识形态斗争已被一种冷静的务实主义所取代，这说明中国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逮耗子，就是好猫——可能也非常适用于普京。

俄罗斯前两年经济增长强劲。同身体虚弱、不甚积极的前任叶利钦相比，普京明显更加活泼有力、负责且能力强，这使他获益匪浅。上任后，普京的支持率一直相当高，根据一项民意结果，他甚至被提名为俄罗斯最性感男子。当然，从这方面说，他魅力的提高得益于他作为间谍头目的经历。正如舍夫佐